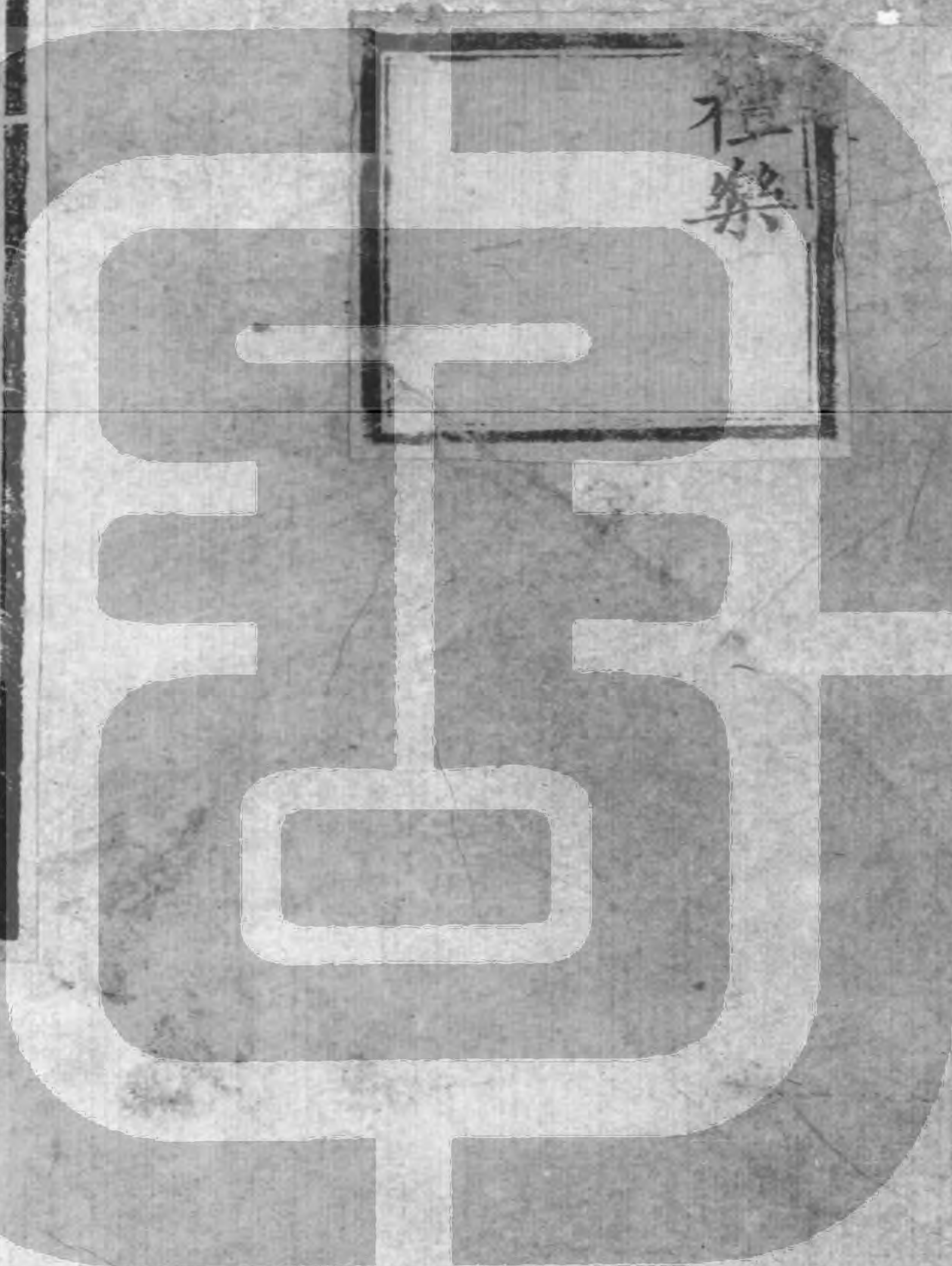


624A
:55

禮樂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十六
之一百二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六

禮樂祭禮

宋太祖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秘書郎直史館梁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驚。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勳。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構難。內則管蔡流言。彙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為非也。白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

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為武之宗。觀張國威。遂進王師。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况於曩日。未之通賢。疑難討論。亦不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迫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社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債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債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遠尸關道。真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

之主。王景。畧之輩。佐閔位之君。關羽。則為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况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披袂。念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伏况。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畧。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虎遯。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教。乞。下。此。疏。詳。議。其。長。

建隆初。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壬。色尚赤。遂以戌日為臘。三年。戊戌臘。有司。畫日。以七日辛卯。和峴。奏議。曰。按。蜡。始於伊耆。後。

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際。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之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今以戌日為臘。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禮。悉未為宜。况宗廟社稷。並遵臘享。獨蜡不以臘。請下禮官議。議如峴言。今後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用戌臘一日。

太祖時。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玄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焉。秘書監李至上言曰。案詩。幽七月曰。西之日。獻羔祭韭。蓋謂周以十一月為正。其四月。即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謂四月中也。又按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也。帝覽奏曰。今四月。非可苦屋矣。何謂薦新。遂正其禮。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白馬津。以一太宰沈祠加壁。自是凡河決溢。修塞皆致祭。秘書監李至上言曰。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自兵亂後。有不在封域者。遂闕其祭。國家克復四方。間雖奉詔特祭。未著常祀。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長吏以次為獻官。從之。

真宗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曰。來年書日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闈新

儀並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望改用。上辛後。夏日用符禮文。

仁宗天聖三年。同知禮院陳詒上言曰。蜡祭一百九十二位。祝文內載一百八十二位。唯五方田畷。五方郵表。畷一十位。不載祝文。又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為於菟。乃避唐諱。請仍為虎。五方祝文。衆族之下。增入田畷。郵表。畷云。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應代蜡祭。獨在南郊。為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為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辰以下。更不設祭。又舊儀。神農后稷。並設位壇下。當移壇上。按禮記正義。

神農也。今壇下更設伊耆氏位。合除去之。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壇。每壇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為上。南北壇設神農位。以后稷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畷。倉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羸。五貓。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鎮皇后土。田畷設於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康定元年。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胡宿上奏曰。臣伏以火正闕伯之祠。南京國朝受命之地。自祖宗以來。未領祠官。竊為朝肆惜之。按春秋傳。高辛氏之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

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咸遠。闕伯於商立以主辰。故辰為商星。遷
實沈於大夏。以主參。故參為晉星。又襄公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曰
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且五行之官。祀為貴神。每歲五時
祀之。謂之五祀。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人有功。祭火星。又祭
之。漢書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
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以救
民疾云爾。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周官保章氏之職。以星土
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鄭氏引十二次之分。則云大火宋
也。左氏傳亦曰。宋。大辰之墟。漢書地理志。宋房心之分野。周分微子
於宋。今睢陽是也。按圖經云。商丘在宋城縣西南二里。高八十丈。周
迴二百步。今闕伯之祠。直當其上。蓋房心。天帝之明堂。太祖皇帝於
此受命。奄宅天下。以宋建都。以火紀德。都梁宋之郊。當房心之次。則

大火之精。闕伯之靈。擁祐福蔭。國家潛受其施者深矣。而傳序四聖
享祀弗及。祥符中。交脩大禮。拱揖諸神。雖偏方遠國。山林之祀。不出
經據。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爵。增牲牢之品。而大火闕伯。國家蒙
福之地。又陶唐氏之火正。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
又按左氏國語。董因逆晉文公於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君之出
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為大辰。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如穀
之滋。韋昭以為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子孫繼續
其祖。如穀之蕃滋。推此而言。則東方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若
舊立古祠。除潔壇地。臨遣近臣。對祭闕伯。不惟講脩火正。亦足以祈
求年豐。以陶唐之舊祀。祖宗之闕典。一旦陛下恢而復之。為萬世法。
詔庶子孫。永錫純嘏。不勝區區。帝以宿疏。下太常禮部議。於是太常
禮部復奏曰。伏以闕伯為堯火正。寔居商丘。主祀大火。能宿其官。後

世因之。祀為貴神。配火侑食。亦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載。遂為種祠。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關伯之廟。每因故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恭致。沃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家有天下之彌。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興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為壇祧。秩祀大火。以關伯配之。每建辰建戌。出納之月。內降祝版。詔留司長吏奉祭行事。遵豆牲幣。得視中祠。雖非舊章。特示新禮。其闕伯舊廟并壇祧之制。請如宿所奏。官為修崇之。其言比年國家數有火災。宜遣使告謝。然消復變異。專在君德。恐未可施行。

宿任兩浙轉運使。知制誥論祀九宮貴神奏曰。臣竊見前書載九宮貴神實司水旱。雖不經見。而當時尊祀。次於昊天上帝。唐明皇肅宗嘗親祠事之。雖大和降為中祀。至於會昌復重其禮。仍以宰相往脩。

祠事。國家祇若舊典。列於常祀。至和寧因脩時祭。先祿小吏慢祀。雷雨震死者二人。威靈兩傳。耳目未逮。夔首夏垂盡。而時雨尚愆。有剛上仁。編走羣望。昔宣王遭旱。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况司水旱之神。又可闕諸。愚以謂宜因此時特遣近臣。併祀九宮貴神。以虔齋禱。

宿又論太湖登在祀典。狀曰。臣竊見吳中太湖。即禹貢震澤也。廣三萬六千頃。其水利溉蘇湖常三州之地。而蘇湖為多。去二郡亦近。湖中小山七十有二。洞庭林屋福地皆在其中。商帆賈楫。日相上下。二郡各有湖廟。而常州無廟。蘇州廟在洞庭。湖州廟在大錢口。方俗目為平水大王廟是也。二郡小小叢祠皆祭。而太湖獨不祭。蓋由祀典失載。因循忽諸。禮境內山川。諸侯當祭。國家無文。咸秩靡祀。不宗其太湖。欲乞下蘇湖常三州。登其祀典。春秋差官致祭。

至和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奏曰。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殊
次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
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為正月八日是溫
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殊快。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溫成畫
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自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
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
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
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謂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
愛。託名以謂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
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上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
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唯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
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謹。

嘉祐八年正月。禮官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見故追尊溫成皇后於城
南立廟。四時孟月祭奠。以待制舍人行事。牲幣裸獻。登歌設樂。並同
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非有典據。昔商宗遭變。飭已思咎。
祖已訓。以祀無豐於昵。况以內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
之意也。欲乞改溫成廟為祠殿。歲時只遣宮臣行事。薦以常饌。以明
祀事有漸。

仁宗時。判太常寺呂公綽上言曰。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
祀。咸有尊疊。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
司徒設尊疊。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大於日。
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祀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所以
示尊嚴也。

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給居之舊。百官伏閣。懸訖。或詣寺

觀跪伏齋齋謂之行香。仍置神位。進奠蔬饌。臣竊思之禮尤不經。方外之言。本以懺罪求福。誘訓迷妄。丘樊委巷。不達死生之變。故於喪葬亦或用之。至於朝獻帝範。非若匹夫天下。俚可行之也。臣愚不敢遽敷國家積累之慶。且自太祖而下。靈功鉅德。家至戶曉。生為睿明。殞為上神。何福之求。何罪之懺。求於非福。則是諂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治事處理。謬悠可判。且其謚在金冊。主在清廟。每春秋享祀。前指有司。齋戒奉之。濯濯潔之。禮以相儀。樂以節步。尚畏不蠲。以為非馨。今乃緇毳羽衣。輕接光烈。孰具醴饌。以希迪常。使在天有知。其不能下而臨享也明矣。願罷忌日。百官行香。及撤去所設神位。必若國家難於驟改。則每及忌日。止令道釋二家自率其徒。薰被誦唄。列為疏奏。聞遣一使。馳詣陵寢。焚之以伸蒼黔謝生之報。庶幾近於禮歟。宋庠奏乞禁止祠壇側近塗墾。狀曰。伏見國家大小祠壇。在近郊者。

二十一。所。春秋畫曰。享獻不絕。臣檢勒其處。大祠有九宮貴神。青帝白帝黃帝。感生帝。皇地祇。朝日。夕月。暗祭百神。共九壇。遠不二百步。或五十步。皆有古墳。拱木。及庶民。藁葬焚骸之地。薰蒿布漬。氣臭。聯接。或盛夏行禮。則執事者不勝其厭。亂黍稷。薰冒豆。遷其為不虔。固已太甚。人尚知惡。神烏肯歆。謹案令式。大祠壇三百步。不得葬埋。太宗淳化中。因大臣建言。移築十祠壇。以遠塗冢。歲月既久。屬禁遂隳。臣聞古者兆帝於郊。是稱吉土。宅神之隩。爰本積高。因馮夷壇之宜。以修圭潔之薦。又且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不預刑殺。不臨山吊。然後䟽淪諸慮。後去不祥。故能哀對上靈。開右多福。寧有迫近宰樹。密通鬼隣。燃獸場煙。暴骨流穢。欲使必芳上達。盼饗降臻。其可得邪。况今疫厲頻年。蝗旱仍出。災氣未究。嘉祥弗興。原其所未。或在於此。臣以為故冢既難遷斥。則當改善地。以建新壇。焚骸可得呵止。則宜廣墳。

步而防褻慢。明著甲令以示方來。據其高嚴。式表黃奉。遵協禮令。深便押人。

序又乞於御苑空地內種植奉祠。祭狀曰。伏見國家每歲大小祠祭。黍稷取於太常。果蔬出於司農。乾茹責於光祿。然三寺皆糶取市物。入供祠饌。但具名品。無復馨嘉。雖明德上通。不貴多物。而工祝奉告。固有愧辭。夫孝子事親。必求仁粟。聖王饗帝。實立神庖。三代以來。茲禮惟重。取不告乏。用乃有虔。國朝因循。未遑斯議。故令官司怠沓。祭典廢隳。百靈薦嘗。一切湏索。習貫成瀆。神無據焉。臣竊見玉津瑞聖諸園。舊有墮地。異時主者。墾為公田。歲藉其技。以備常用。臣願即於苑中擇上腴之地。播五穀之種。謹耘耔之法。慎登獲之勤。每春種秋斂之。陛下順時乘興。親省徜徉。畎畝。因行勞賜。一以奉國大事。一以勸民力農。穀成之後。擇其上者奉大祠。次者奉中小祠。各以御康付

所由。吏也。劑染品。悉量而取之。至於果蔬之細。比湏園游之植。外盡庶物。內將至誠。達其令芳。以介福祿。茲亦三代為藉千畝。以事天地社稷山川。先古以為醴酪。樂盛之比也。其與物物仰市。煩棄神祇者。寧並日而言哉。

序又上家廟疏曰。伏觀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書。應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蓋所以恢孝治。穆彝倫。風勸海內。恩化甚美。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使王公薦享。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嚴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寧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頹陵。終不可復。睿心至意。形于歎息。臣每誦天訓。愧汗交浹。日夜循省。求諸臣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臣以謂未信而望誠者。上難

必責徒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令官制已頒。禮典成具。尚安所習。不索其規。雖官司劾之可矣。誅之可矣。凡在臣子。孰敢不勉哉。今幸遇皇帝陛下。因大饗之報。躬嚴配之禮。事天尊祖。孝冠百王。聖化所覃。海內知勸。臣欲乞明敕。有司奉行。慶曆詔書。下禮官博士及臺閣儒學之臣。考案舊章。同加詳定。不拘小以妨大。不泥古以非今。因時制宜。使稱情禮。則可矣。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而禮祀或幾乎息矣。夫建宗祧。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差。何害於治。殖產利營。居室為子孫之業。與民爭利。顧不以為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為孝邪。以爵服承嚴之間。小有違古。因放而不復。又所謂去小遠而就大。違邪。此諸儒之惑。亦以甚矣。臣幸得待罪宰。相。以明教化。美風俗為職。不勝惓惓。請因明詔書文。議以時決。若制

下之日。或在立廟之科。願買地一畝。悉力經始。上副聖人廣孝之美。下極私門顯親之榮。推美人倫。非獨臣幸。

知太常禮院蘇頌上家廟議曰。檢會慶曆赦書。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謹按周禮。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是諸侯祭父祖。及曾高。所以然者。服盡四世。始祖不祧。通為五世也。大夫三廟。及曾祖也。始封不祧。通為四世。而高祖止於享嘗也。士二廟。及王考也。皇考則為壇而祭之。下士止於一廟。其王考則無廟而祭之。唐及本朝廟。二品以上。得祭四世。三品以下。皆祭三世。六品以下。無廟者。皆祭於寢。按開元禮。及開寶禮。無廟者。祭於寢。下今赦恩既許。依舊式。即合依禮令之數。又按古者。一世一廟。五世則有五廟矣。今之廟制。與古不同。皆為一廟。同堂異室。則一品二品之廟。並一堂四室。三品四品五品之廟。並一堂三室。乃合禮制。又禮記王制曰。大夫士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若然。是有廟者止於其身。子孫無爵祭乃廢也。又禮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今二品之家立廟者。既死而子孫主祭。如六品以下。即祧二主。祔一主。又牲牢俎豆器物。頓異在於人情。似未允應。若乃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官當立廟者。請因遇恩封國公。立廟一堂四室。祭及高祖。量賜田若干頃。尚書將軍及曾任二府。或節度使者。特封郡公。立廟一堂三室。祭及曾祖。賜田若干頃。給諫以上。曾任學士者。特封縣公。廟亦一堂三室。賜田若干頃。其初封官未及二品者。依三品。未及三品者。依五品。其未有廟者。即不得賜田。每田二頃。許置客戶若干人。並免州縣科役。其田除租稅外。地利悉入其家。專以奉祭事。不得他用。死則子孫承。後世降一等。當嚴封者。頒長子。特改一官外。其餘恩數。悉同常

制。其田子孫不得典賣。有罪絕者。還沒官。此亦稍近古法。可以上副赦恩之意。若以封爵難於遽行。即請考按唐賢寢堂祠享儀。不頒牲牢俎豆。止用燕器祭常食而已。

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近者監祭九宮貴神。竊見以常朝官充攝太尉行事。况屬大祀。深恐未便。伏觀唐天寶年。勅以九宮神。貢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百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又唯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柱。牢壁帶。類天地神祇。前代王者。或親行享祀。緣累年以來。四方水旱相繼。慮是有司供職不謹。稍失精嚴。欲乞向後四時祭享。其攝太尉。令兩制已上官。所責差重。其禮以申崇奉之意。

知洪州夏竦請斷祓巫狀曰。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眾。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亂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動搖耳目。漢之張角。晉

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此。國家宜有嚴刑。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蔡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黎庶。勤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壘。畫鬼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設立。神壇嬰孺。襍祀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祛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良病者欲飯。則亦神未聽。殮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曰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勇妻。或絕戶以求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才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徒真言喜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祿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奠出。慶動必求。

師劫盜鬪爭。行瀕作水。蠹耗亦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頌峻。典以革祛。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勅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袂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鐘角刀笏。沙錘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有羣生。社漸防萌。少禱萬一。

英宗時。翰林學士范鎮議。廢慈廟狀曰。夫禮不可以不及。亦不可過。故慈母不世祭。慈母而必祭者。恩在於已。不可以不及也。祭而不以世者。其恩已斷。不可過也。春秋傳所謂於子祭。於孫止是也。伏以先皇帝以章惠皇太后有慈保之恩於已。故以時而祭。是禮之不可不及也。今陛下嗣位於章惠皇太后。於屬為孫。其恩已斷。其祭宜止。是禮之不可以過也。先皇帝之不可以不及。陛下之不可過。皆為禮矣。

神宗時張方平劉摯等論廟事疏曰臣伏見司農寺奏請除下新創
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之例召人承買收取淨利本府勘會存府及
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尋已依應施行訖內有闕伯廟宋公微子
廟已係百姓承買闕伯廟納錢四十六貫五伯文微子廟十二貫文
並係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闕伯遠自唐堯遠此商丘之土主祀大火
而火為國家威德所乘而王本朝應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
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典禮垂之著令所當虔潔
以奉祀事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捍大患者
今既許承買之後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何
所不至慢神黷禮莫甚於此蓋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成秩無文路
于群祀光聖哲王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為國家萬民六經訓典
備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社主此人君之職也今既歲收細微而橫

國體至大臣愚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更不出賣以稱國家嚴恭
典祀追尚前列之意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等看詳禮曰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又
曰祀四望山川則禘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注羣
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孔穎達謂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
稷為中祀埋沈以下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命司中風師雨師
鄭雖不言義可知矣國朝祀儀祭社稷朝日夕月風師雨師皆服衮
冕其稽祭先蠶五龍亦如之祭司命司中風師雨師皆服鷩冕
星司中司寒中霤馬祭皆服毳冕皆非是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
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自當從其所祭之服伏請依周禮
凡祀四望山川則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則以希冕朝日夕月風師雨
師司命司中則以玄冕若七祀稽祭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

馬祭蓋皆羣小祀之比當服玄冕。

祐宗元祐元年太常博士顏復上奏曰臣聞禮或失中寧過于厚過厚之積不可致遠國之大事無若于禮禮者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言固厚矣。然皆本先王立法而後言。三代之時不無不正可疑之祀。由聖人裁之以義是者存之。否者去之。為天下不刊之通法。雖有高才強辯莫能舉廢也。近世拘儒不考本義。深寧厚之。疑論謂歷代之祀有出于秦滅學之餘。時君迫取。俚儒無根之說者。有原于緯候妖妄之書者。有由諸儒解經一時臆見穿鑿傳會者。有取傳記非聖雜書者。有本方士術家禳禳陰陽拘忌之術者。既謂莫敢廢之。與常祀共行。則民疑致力。祝多愧辭。有司奔走不勝。媿須學。者觀之。莫原其禮。雖齊明盛服。忠度如在。嘉王言警。豐牲深案。至神不崇矣。國家嚴唐之舊。有加無損。皇帝陛下寅畏三靈。勤懇羣

祀。太皇太后陛下明德格神。萬方伊嘏。唯應朝之弊。未深講明。此達禮者。夙夜倦倦于盛時也。伏乞降詔禮官。攷經為正。凡干讖緯及諸儒曲學。前古汚朝。苟制諸子。疑禮道士。醮祈術家。厭勝一切。刪去。然後大小羣祀。皆合聖人之制。行之無瀆慢之嫌。奉者免繼倦之色。潢汚可薦。黍稷惟馨。上帝居歆。百神享止。三時不害。景福來同。矧禮成樂備之世。是以臣愚冒昧。嗚呼。有望于陛下也。惟陛下留神。則臣與達禮之士。不勝大願。

祐宗時太常卿葛勝仲進太常祠祀儀制劄子曰。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歲中在京大小祠祀。應于儀制。并合差官吏。祇應人物。及牲牢禮料名數等。合奉常逐一抄錄。成策。進入。毋致漏落。臣等尋取會所屬。躬加編次。勒成一書。竊以肇昔聖王。制祭祀以交神明。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千

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曠數以奉之。以齊肅衷正無所寓。使先聖之
復。祗知山川之跡。昭穆之世。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忠信之質。禮潔之
服。而致恭明神者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
服之宜。彝器之量。壇場之所。屏攝之位。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今臣
等以冥凡之質。待罪祠官。蒐賸編纂。大懼不足仰稱明制。每歲大祠
凡九十有六。中祠凡二十有九。小祠凡一十有四。每祀為一卷。歲再
祀。或四時祀。或月祀。若祭名異而祀儀相類。則合一卷。凡四十有八
卷。標錄二卷。以太常祠祀儀制格目為名。謹隨狀上進。

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博士羅疇上言曰。九宮諸神位無禮神玉。惟有
燔玉。竊謂宜用禮神玉。少倣其幣之色。屬於神坐。議禮局言先王制
禮用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所謂圭璧者。圭其邸為璧。以取殺於上帝
也。今九宮神皆星名。而其玉用兩圭有邸。夫兩圭有邸。祀地之玉。以

祀星辰。非周禮也。乞改用圭璧以應古制。

大觀中。侍讀兼議禮武選詳議官慕容彥達奏曰。臣伏觀近降手詔
命有司講究禮樂之情文以幸天下。可謂太平甚盛之舉。臣竊惟禮
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秩于典者多矣。而自京師至于郡縣。春秋祈
報。徧于天下者。唯社稷為然。今郡守縣令不深推其故。以是為不急
之祀。壇壝不修。甚者民得畜牧種藝於其間。春秋行。事。取具臨時。乃
或器用弗備。祭盛弗蠲。齋後弛懈。裸獻失度。甚不稱。陛下稱秩祀典
之意。臣契勸社稷之祀。勅令該載詳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勅郡
縣。務在遵承。命諸路監司。巡歷所至。察視壇壝。其不如儀者。具事狀
以聞。庶幾官司祗肅祀事。神用顧享。

彥達又上奏曰。臣竊惟國家稱秩祀典。爰百神而禮之。考諸令格。唯
以齋日多。寬為大中小祀之辨。大祀最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最齋

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參稽情文。各有攸當。然祀之通於天下而最顯者。社稷釋奠。春秋二仲。州縣展事。四方士民。於焉觀禮。而皆列於小祀。近緣臣僚奏請。比附國子監。修立外州中釋奠儀注。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則既升為中祀矣。所有外州軍社稷齋日。義難獨殺。臣愚伏望聖慈。特詔禮官討論增定。

祕書監何志同。上言曰。諸州祠廟多有封爵未正之處。如屈原廟在歸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潔侯。永康軍李冰廟。已封廣濟王。近乃封靈應公。如此之類。皆未有祀典。致前後差誤。宜加稽考。取一高爵為定。悉改正之。他皆倣此。

高宗紹興二年。禮部員外郎李愿上奏曰。程嬰公孫杵臼於趙最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命絳州立廟。歲時奉祀。其後皇嗣眾多。今廟宇隔絕。祭亦弗舉。宜於行在所設位。望

祭。後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言。謹按晉國屠岸賈之亂。韓厥正言以拒之。而嬰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趙武。而趙祀不絕。厥之功也。宜載之祀典。與嬰杵臼並享春秋之祀。亦足為忠義無窮之勸。

十八年二月。監登聞鼓院徐璉上言曰。國家原廟。佐命配享。當時輔弼勲勞之臣。繪象廟庭。以示不忘。累朝不過一十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象者。望詔有司。尋訪復孝於景靈宮庭之壁。非獨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祖宗之德業。以為臣子勸。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上言曰。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於封域之內。自渡江以後。惟南海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加封至八等。王爵如東海之祠。但以萊州隔絕。未嘗致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溫台泉福皆東海分界也。紹興中。金人入寇。李寶以舟師大捷於膠西。神之助順。為有功矣。且元豐間。嘗建廟於明州之海縣。請依南海特

封八字王爵遣官詣明州行禮詔可。

寧宗慶元中。太常少卿虞侍應詔上封事曰。臣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而雨澤愆期。禱祈未應。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臣恭惟皇帝陛下寅畏上帝。軫憂下民。既命執政侍從奏告郊廟。又遣宰屬卿監郎官祈禱名山。踈決獄囚。寬釋監繫。以致責躬避殿。減膳徹樂。九重之上。可謂焦勞。一念之頃。必能感格。然猶以為未也。方且降求言之旨。此社稷之福。主靈之幸也。臣竊以謂為國家者。不過事神治民兩端而已。臣至愚極陋。官在奉常。凡治民之利病未暇縷陳。而事神之闕。夫豈容緘默。聞之禮曰。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雖幽明有間。而胎變潛通。苟不務嚴潔而浸成褻瀆。災變之生。亦有不由此也。昔者孔氏之門子路請禱。夫

子告之曰。丘之禱久矣。夫不致敬於常祭之時。而亟禱於災變之日。亦已晚矣。其何及乎。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之後。左氏傳之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乃建巳之月。於是月而雩。則常祀也。過是而講焉。此春秋所以譏也。朝廷今歲四月已舉行雩祭之禮矣。非若春秋之失時而雩於七月之後也。然而自五月以來。雨澤愆期。旱勢日廣。未免再雩者。其故何哉。臣知其說矣。蓋由朝廷上下以禮樂為無用之虛文。以祠祭為有司之故事。其間壇壝傾圮而不脩。齋館推頽而不葺。牲牲糝養之不謹。神厨割烹之不虔。以至樂工供官之屬。悉皆市井藍縷之人。鍾鼓管絃。豈盡諧於節奏。籩豆簠簋。或有怠於滌濯。其為褻慢。無所不有。將何以感格天地。和協神人。其寒暑之不節。風雨之不時。咎在於斯。其來久矣。臣自供職以來。隨事懲革。唯力是視。不敢苟簡。然區區愚見。不能自巳。伏覩已降指揮。今年正係

郊祀年分事大體重。非常祭祀。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勅有司。必敬必成。凡應辦禮料。雅飾樂具。供備祭服。修葺壇壝。齋館神厨之類。至纖至悉。併乞朝廷。割下合屬去處。不得作每郊常程事例。施行。庶幾無一事不用其至。無一物不致其誠。上足以迓續天休。次之以光華國典。此當今之急務也。臣不勝倦倦。

寧宗時。衛涇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寅畏天命。明德恤祀。大而天地宗廟。社稷。次而群望百神。祇循彝典。咸秩時事。罔有闕遺。禮嚴體重。尚不容忽。百官有司。固當恪共。迺職。以欽承精意。然人情徇於玩習。法制廢於具文。儻不因事申勅。革媮振惰。何以交通膺鑾。對越神明。哉。臣竊考太常祀典。歲凡八千有二。其祀有小大之殊。差官有崇卑之異。舊戒有期。齋宿有日。欲其上下交脩。謹於承事。今乃有薦享太廟。而以局務小臣攝獻官者。有奏告社稷。已差執事而避身者。有員數

本足。而臨期通攝。僅及其半者。有職事移易。而官品遷絕。殊不相稱者。若是之類。未易徧舉。等威紊殺。觀瞻褻易。陳禮失敬。甚於此。臣伏見乾道三年。指揮行事官。稱疾請假者。依條牒醫官局。看驗。及淳熙十一年。臣僚奏請祭祀委官。如果拘於職守。適有疾病者。須於未受誓戒之前。報聞。當差一等班。列充代。臣愚欲望聖慈。明詔所司。檢坐前項指揮。申嚴行下。今後差祠祭官。必遵條格。所差之官。不許規免。庶幾人無避事。禮無闕官。仰副陛下。昭事神天之實。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曰。臣聞人臣生而有功德於民。則其死也。聖王制為祭祀之禮。以報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人君之治天下。建立法度。興起事功。安定國家。捍禦菑患。必衆建臣工。而後可以有濟。然君之於臣也。使之必報之。生則榮之。以爵祿。死則秩之。於祭祀。傳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是之謂五義。自堯舜以來。未有易此者。故禮記者。列農稷后土以下十有餘人。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成周之時。有勲勞者。祭於大烝。有道德者。祭於瞽宗。其他或即其地而祠。或立之廟以祭。載諸傳記。班班可考。凡皆以崇德報功而已。東漢之臣。如馬援者。佐中興之業。平內外之難。馬革裹尸之志。至死不移。其於勤事定國。禦菑捍患。可謂兼之矣。而大功未錄。讒言並興。意涉之謗。一聞。光武大怒。妻孥惶懼。不敢歸葬。孤魂悵悵而無所依。况敢祀典之秩乎。同郡朱勃上書。顯訟其寃。而陳聖王祀臣五義之說。其規諷光武亦深切矣。帝終不悟。書奏報歸田里。終帝之世。援謗卒無與明。若光武者。真少恩之主哉。陛下天資仁厚。遇下以恩。苟有尺寸之功。靡不酬報。固非漢世之君所敢望矣。然襄淮做擾。京索未清。士卒暴露。為日茲久。豈無身膏野草。魂為國殤。

之人。主將不以聞。有司不以告。則忠憤之氣。亦能感天地之精。干陰陽之和。以召水旱昆蟲之變。臣願陛下監光武之失。閱邊禦之勞。亟命閭臣。搜訪死事。悉以上聞。旌而錄之。庶幾將士聞之。感激而思奮。其於安邊保境。實非小補。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歲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文宣王。用本監官房錢六十貫。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留守司樂以樂工為禮生。率倉場等官陪位。於古禮未合也。伏願國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當繁然備具。以光萬世。况京師為首善之地。四萬之所觀仰。據釋奠器物。行禮次序。合行下詳。定無充國公。親承聖教者也。鄒國公。方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宣聖像側。還虛一位。禮宜還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改塑冠冕。粧飾法服。一遵舊制。

章宗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寺官開元禮祭帝嘗堯舜禹湯文武
漢祖祝板請御署開寶禮犧軒頤頤帝嘗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
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鎰左丞匡太常博士溫
迪罕天興言方岳之神各有所主有國所賴請御署固宜至于前古
帝王寥落杳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不須御署參知政事即康及鉉
以為三皇五帝禹湯文武皆垂世立教之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
降祝板不署恐於禮未盡不若止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王例
不降祝板而令學士院定撰祝文頒各處為常制勅命依期降祝板
而不請署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蒙曰臣聞大易有言精氣為物遊魂
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幽而神陽一呼一吸無非
鬼神也一動一靜亦無非鬼神也是以聖人灼知樞幹之相關爰立

祭祀之大禮及其弊也殷人尚之墨子明之幾何其不胥而為邪崇
蓋心之流邪禮天子祭天地及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及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大夫祭五祀士祭宗廟庶人祭祖考于寢上得
無下下不得僭上皆有制以節之也故禮不在煩而在乎誠事不在
過而在乎中以之應神祇庶乎其近矣今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既有禮部及太常司侍儀司以備其節文又詔令所在官司歲時致
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節士之載在祀典者猗
歎休哉皆其宜也竊見方今小民不安常典妄事明神其類甚多不
可枚舉略舉一端惟陛下察之夫東嶽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
藩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流貨殖屠沽之子每年春季四
方雲聚有不遠千里而來者有提挈全家而至者干越邦典滌瀆神
明停廢產業糜損食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國之上卿旅於泰山孔

子猶欲其宰殺之。况小民之賤乎。或者以天人無二。幽明相通。報薦之誠。無不可者。臣竊以為非也。設如此言。則虛驚高遠。貴賤兩忘。其或有事而不經官府直訴。關廷亦當理邪。所謂執道之空曠而亂名器者也。大人之教。不以名器分之。則將紊矣。小民之心。不以名器繩之。則將恣矣。况淫祀者。事神之誠。極實。希福之貪。甚多。且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則雖竭天下之香。繼燼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為幣而焚之。臣知其斷無益矣。何以言之。神者。明也。豈從僥倖之訴。豈受枉濫之賂邪。君子之人。守其恒心。未嘗妄祀禱福。而福自隨之。愚惑之人。居於下流。每欲妄祀禳災。而災弗離之。故知禱福。皆人所召。非神之所能加損也。然而聖人立祀。禮者。報其當然之本。行吾當然之義也。伏望陛下申明前詔。使天下郡縣官各祭名山。大川。至帝明王。忠臣節士。之在其地者。凡下民當祀之神。如粗考及門庭戶竈等。聽之。凡非典所當祀。而祀者。禁之。無令妄瀆。凡祈神賽社。漿酒。糝肉。飾立神像。泥金。鏤木者。禁之。無令妄費。如是。則非但巫風之寢消。抑亦富民之一助也。

右專言祭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七

禮樂統言樂

周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解其繼若積聚既衰又解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未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未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聲也未過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未過一夫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夫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蘇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義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義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必聽和而視正聽

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蘇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蘇。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蘇。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憲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而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鳥。國其危矣。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

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贊。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實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蘇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平。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置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

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晉蘇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器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嘗得。其不濟也。其所嘗惡。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

東漢章帝時。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一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日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順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

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特因歲首。令正。致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

魏明帝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散騎常侍高堂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鍾。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未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下蘭從。帝以隆表投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蕭詔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

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獎。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

宋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為尚書令。僧虔好文。文解音律。以朝廷禮

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齊太祖輔政。僧

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佾為儀。今總章羽佾

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為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

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

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治理

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

干羽。事絕私室。蔡濮鄭衛。訓滿紳冕。中庸和雅。莫復

移稿。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諠俗。務在嘒

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

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宣醜之制。日盛於塵里。風

味之響。獨盡於水冠。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

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勸之。則人思刻厲。反

本還源。庶可跋踵。事見納。

梁武帝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寮曰。夫

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

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鍾石斯謬。天人缺

九變之節。朝醜夫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靡存。未

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為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

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

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

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劄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墻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宣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論亡。尋案無所。宜諸生分命。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為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興愧。

大同二年。侍中蕭子雲以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園丘賦燎。尚言式備。牲牲。比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未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王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牲。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

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詁之流。意亦取無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禮作樂。義高三王。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單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教並施用。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奏曰。夫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湏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

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畧。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湏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湏與琴聲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湏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事遂寢。永安末。樂器殘闕。莊帝命尚書左丞拓跋亨監儀注。亨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闡。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

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
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勅。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
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承
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篋篋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
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
蕤賓列於西南。並見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
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
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
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
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
孝武帝永熙二年春。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表曰。臣聞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書曰。曼聲鳴球。拊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
聲。敎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
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
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
時。晦明珠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
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存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
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
平之緒。纂無為之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
草朔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
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
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
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

孔融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為灰燼。晉泰元年，臣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大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鍾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沾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圖鐘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若樂八變，地示可得而禮，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得相主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

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六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已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一懸十九鍾，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鍾，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十八枚，漢成帝時，捷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為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斌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鍾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諺，嚴古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敘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

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雅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圓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翹無祀。圓丘天郊。育命無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及周官考工記。龜氏為鍾。鼗氏為磬。氏為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義。以律呂為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備。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帝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絕

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八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籥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譌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為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郊金不祀。當塗勅興魏武廟樂。改六韶。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歸六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

緣徽黼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幸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右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為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質。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食。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夫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晉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鍾磬各四。鈸鐃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

時日相六。擬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即刊校。以為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闕。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咸熙銷綜風聲。為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宛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袂黑常鞞。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廡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袂。黑常鞞。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原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

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二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是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威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亮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厠問道。望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瑩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為大章。舜則大韶。禹為大夏。湯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為大予。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五變。五運代降。莫不還作相因。微

殊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藝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善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無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後。經禮散亡。漢末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懸。神未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或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以先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為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為名。今可準古。為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為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為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後周孝閔帝時。太常長孫紹遠廣召工人創造樂器。以八為數。故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洵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音。詔與紹遠詳議。然後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及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七而懸八。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聲自先民。百王共軌。萬古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請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晉明等。復居其職。由是牛弘奏曰。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猶古之昭也。禮容生

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嘗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於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威德舞。更造新歌。薦於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於昭。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為大武之舞。薦於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為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徵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均。改昭容之樂為昭業樂。武德之舞為武頌舞。文始之舞為大昭舞。五行之舞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威德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按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於舊

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郭夏宋識造三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賀循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渡。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間破符永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符氏舊樂。垂息為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元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鄴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詔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詔為言。宣業即是古之大

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更傳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第。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逆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制曰。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字內初平。正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昔王詭又表請帝乃許之。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竒章縣公牛弘。秘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賈將士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遠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

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相述增補。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
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永嘉之後。九昭崩離。燕石符姚。通據華土。
此其戎牙。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袵。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
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察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
於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
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祀
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之雅樂。博訪知音。勞求儒者。所
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於是并撰歌辭三十首。
詔並令施用。

開皇間。弘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
奏五調。謂之五音。變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
猶憶何妥言。主弘奏下。未許。旋言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於是

牛弘及秘書丞姚察。進直啟。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
虞世基。羊爽。共詳議曰。後周之。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
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按司。先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
徵。姑洗為羽。舞雲門以祭天。函。理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
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圓鍾為羽。舞韶以
祀宗廟。馬融曰。圓鍾。應鍾也。晉。達鄭玄曰。圓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
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于。實云。不言商。商為臣。王者自謂。故
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
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亦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為樂。無克
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馬防傳。太子巨龜。鄴等
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
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

有黃鐘而後舉樂也。有大簇。皆不應。月律乃無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無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為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不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為可。頌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天。以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餘貫甚具。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為正氣之樂矣。又順帝紀。去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為辟雍。入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鐘。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鐘。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鐘均。食舉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為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後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去音戾不調。新言証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禮。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

當用事者為宮。言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支相為宮。始自黃鐘。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為宮者。十一月以黃鐘為宮。十二月以大呂為宮。正月以太簇為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終於夾鐘。餘方各以其中律為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去宮於夾宮也。又去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鐘之鍾。大呂之聲為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方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樂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

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為曲。今以五引為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未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為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為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隸於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為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

弘又上議曰。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應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

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序。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按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

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不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謂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中。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官。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

志曰。詳按古典及今音。六十律無施於樂禮者。十二管遂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秦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

定新樂。

文帝時令國子博士何妥考定鍾律。妥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過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于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維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孩歌干戚。童子皆能儻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咸。瑟。文王。芝。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

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孩歌干戚。童子皆能儻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咸。瑟。文王。芝。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

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來齋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儻。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不相讓也。五行儻者。本周太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儻。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儻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

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儻三調。悉廢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儻。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儻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鞀中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六呂。廢黃鍾。安又以添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命身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

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十四年。二月。癸丑。太常少卿祖孝孫奏請所定新樂。上曰。禮樂之作。是聖人象物設教。以為擗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歎。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上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對曰。古人稱禮去禮去。玉帛去乎。武樂去樂去。鍾鼓去乎。武樂在人和。不由音調。上然之。

十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天下之所共仰。然美至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上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雅樂之容。正得陳其梗槩。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朕以見在將相。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

武后載初元年。后謂內史邢文偉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耶。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

中宗時。宴兩儀殿。酒酣。胡人襍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踞肆考功員外郎武平一。上書諫曰。樂夫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

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未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姦佞。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實。詠歌舞蹈。號曰合生。皆奢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大禮慄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頽屏流僻。崇爾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况兩儀承慶。敗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娼優媒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

玄宗時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寧王憲曰。曲雖佳。然宮樂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大。

周世宗顯德六年。帝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共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應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之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鑄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

不便乃作律準。平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
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
變宮變徵。次為。發其均主之聲。雖平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
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

南唐嗣主時。太常博士陳致雍奏曰。臣聞羽龠干戚。所以調八風也。
金石絲竹。所以正五音也。古先哲王。致人神協。和羹倫攸。序者鮮不
由之。高皇帝再造丕基。顯登大寶。修三代之禮。正八佾之儀。未及下
章。遽命置舞童。令樂師導之。以節奏教。之以升降。特備大禮。于今二
十年矣。近者兵戎來侵。王師出討。言便宜者。或以舞童食積年之儲。
為無用之具。請並用充士伍。以從討伐。此皆臺隸之言。非聖賢之教
也。禮樂者。國之本。安可無之。而又或衣冠之。子或膏布之人。荷戈戟
以禦戎。執鼓旗而捍寇。非其能也。具其數。不過百十人而已。加之以

教習。積年成功。一旦棄之。後無傳者。存之未必減太倉之粟。廢之豈益
國家之師哉。臣竊惜之。仲尼曰。示愛其羊。我愛其禮。蓋亦此也。伏惟
皇帝陛下。酌聖王之盛典。特降聰明。詳從仍舊。

宋仁宗景祐三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
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嗷綬嘽緩之聲隨而應。非器之然也。
故孔子曰。樂去。樂去。鍾鼓去。手去。若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齊宣王。
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
孝孫新樂。乃謂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
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臣識暗。藝薄
素非知音。陛下誤賜甄采。使待罪諫列。首被詔旨。令與丁度等詳定。
胡援既逸。鄧保信所造鍾律事。臣粗考前古。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
舛未盡。逸援之圖。方分保信之用。長泰質之典。據皆無所聞。伏自藝

祖造邦。仁宗接統。綱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康乂。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鑿。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遂於成功。即薦郊廟。暨逸後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即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暮。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惟有傷國體。實則虛費邦用。應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今之速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政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原。當究今之急。以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北垂久。弛。大戎之性。豈能常保。

弱則卑順。強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米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保信三法。別召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萬一財擇。不勝至幸。

寶元元年。琦知諫院。上奏曰。臣先於景祐三年。曾奉聖旨。令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共定奪。阮逸。胡援。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尋將歷代典志文字。及將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其胡援。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

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罷。其時臣嘗將景祐廣樂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特降聖旨。下太常寺。將來郊裡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

景祐四年。秘閣校理余靖議李照所定樂。奏曰。臣聞道路傳言。已降旨。揮今月十六日。皇帝御後殿。令中書樞密院及修樂書。臣寮同於上前詳議。李照胡援所定雅樂。是非事。臣竊謂樂者。因聲以布其和。聲者。因器以宣其用。故假金石以為器。然後聲得而和。分宮商以為音。然後樂可以審。今李照之說。形器可辨。胡援之議。音聲未傳。以此異同。欲定優劣。不亦難乎。又况言有辨訥。意有巧拙。又安能頃刻之。

間定之乎。臣又以為古之作樂者。知聲有清濁。故吹律以制其中。恐久而失傳。故累黍以存其法。後世增損。不能識其本聲。若以古法求之。尚或得其髣髴。疑古而不用。未知憑何可從。况胡援所陳。頗有經據。何不試命造鍾磬一編。與李照之樂更考。迭奏取其絲竹之聲。諧和而不相奪者。定以為優。而後行用。彼時集議。亦未為晚。臣頃聞談者云。古並言李照學無師法。自傳損益。又挾閩文。應以為內助。故得紛然。恣其偏見。而律度踈長。鍾聲震掉。不守古制。不可垂法。察於衆言。照未全是。若以樂為政之大者。當謹重改作。則宜謹於李照未改之前。今既改而未定。又宜詳考律呂審的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謂當命胡援作為鍾磬。而與照樂兩辨其聲。然後是非灼然。如在衡鑑。不辨而可知也。臣不任區區瞽言待罪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八

禮樂統十樂

宋仁宗慶曆元年翰林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觀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奏劄子節文。謂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不可以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和峴減定鍾律等見。今存在。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太常寺。復用舊樂者。奉敕已差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等與兩制同共詳定。聞奏伏緣臣自景祐元年中曾蒙差赴太常寺與燕爾等共磨治鍾磬。後來親見李照重定律度。及相次提舉胡援別造鍾磬。臣於太常樂器粗知本末。苟有所見。不敢隱默。謹具畫一于後。

一。李照所造鍾磬當時只是將太府寺布帛尺一面之法改造。比舊樂頓下四律。伏緣李照資性詭僻。辨論專固。莫非出自私意。

不循古法。其尺約長王朴尺二寸。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為一
龠。六龠為一合。自古十龠為合。今損差四合。十合為一升。十升
為一斗。謂之律斗。其秤以升水之重為一斤。此秤今太府用
十斤為一秤。今太府用十謂之律秤。又減鍾磬十六枚為十二
枚。自古經文其鍾之形狀。並不依典故。聲韻遙長。掩通羣
樂。及李照自造大芋大笙。亦充大樂行用。皆恣濫新韻。不依古
制。及有新降到雙鳳管。樂工吹之。並不成聲。李照雖自稱曉音
律。其實與伶官賤工識見無異。遂敢敗壞祖宗以來舊樂。使朝
廷以不法之器。薦見天地祖宗。四海傳聞。莫不竊議。只如照所
定黃鍾之管。乃是南呂倍聲。舊黃鍾九寸。正聲却降在太簇夾
鍾之間。其太簇商聲。君聲君位也。今君聲降在臣位。羽聲來處
尊宮。三年有餘。於理尤害。天災人事。不合常禮。皆不祥之大也。

如此數事。人無愚智。所共明知。陛下况深達律呂。可以斷自聖
慮。便改正。應于李照曾請添損者。並違經背古。乞如郭琦所奏
一切皆令停罷。盡復祖宗舊制。

一。太常寺舊樂。本自唐昭宗時雅樂亡散。器無孑遺。尋有博士商
盈孫。參酌典故。更造鍾聲。其後五代相傳。習而不改。至周時。王
朴重定尺度。略加添正。太祖朝。又詔和峴。以景表尺。重加磨治。
稍令聲下。昨緣景祐二年。燕爾始乞修正樂器。其時只得王朴
律準。又無王朴所定律尺律管。參驗音韻。而燕爾只據律準。與
鍾聲按定高下。即是此太常舊樂。比王朴時。已自不同。况和峴
減定後。又經真宗朝。景德中。李宗諤一次修飾。至燕爾。凡經三
度磨鑿。然俱不先立尺律律管。所以後來無處。根正法度音律。
然其舊器。傳自唐宋。歷祖宗三聖。無人輕議。用之薦享八十餘

年雖非的然如舜韶周武法度明備要之沿襲本末實與典禮最近非同李照率意詭妄製作不經。今若陛下且以考舊典差近法度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鑄律管以案王朴律然後和峴當時所定聲律高下確然可見。况舊鍾尚有七百餘枚係本寺收管畧加磨鑿令與聲律相協。所有舊磬為李照定樂時盡底界截破壞無見存者。若且將李照所定石磬自太簇以下刻磨長短亦與舊樂黃鍾以下髣髴相近。及將本寺磬朴二百餘片相兼添補亦可諧合音律。與鍾粗得三架即可於將來南郊大禮前一時了畢。不過數月便可見功。其餘絲竹諸器只是移正聲調便成雅樂。况禮樂之本出自天子。今陛下天縱睿聖通知音律復古順道何所致疑。伏乞即下有司速令修復以旌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詔令臣監領胡援鑄造鍾磬一架。臣伏見胡援曉筭法能將先儒所說黃鍾管內八百一十分為方分筭法並與鄭康成周禮注及班固律曆志古法相合。自隋唐以來諸儒辨論黃鍾一龠之法皆不及援。相次於雜物庫請銅鑄之時忽於雜銅內得古鍾三枚即不知甚年。及是何州縣納到。臣與故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即時驗認其鍾古質精妙項鑄皆有廉隅。上有三十六乳餘外琢雲氣為飾。有兩樂之制。如鈴不圓正與周禮所說形制相符。一鍾破損。二鍾尚可叩擊。遂于細洗滌於鍾上有篆文兩行其篆亦字體古簡雅本其文不是近代所造乃是漢魏間所用者其文曰越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鍾越思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身凡二十二字。臣與馮元商量此既古器又合經典。除每面三十六乳其鐘成說小異。原以爲遂畫圖于進呈。

後一面勅命胡援悉依古鐘形狀製造新鐘成一十六枚。其胡
援所定律尺律管比王朴鐘只下半律。鐘磬甚得諸韻。其時不
曾許當面進呈。遂只送太常寺收條。即目見在。後來又蒙別差
官詳定李照胡援等律尺管。其時議者皆云胡援實會之悉或
有小大不同。以為未盡合古。遂抑而不行。至初八百一十分之
法則盡以為然。無有非者。臣以為胡援之尺黍雖有長短大小
之差。未盡合古。然比舊樂又近法度。如更使諸儒畧加論討。庶
可施行。而合雅正矣。臣又竊謂陛下用心詳定雅樂之日。獲此
古鐘。乃是瑞應。因此若便定律尺律管。使諸儒極意論難。從其
長者。定為尺法。然後作鐘石以聲之。有何不可。而前未議者。固
執李照不法之器。以為此樂已經郊祀天地。不可輕改。更限有
知音者。然後改之。且祖宗舊樂相傳八十餘年。經真宗東封西

祀。一旦李照狂妄率然敗壞。却無輕改之憚。今欲依據經典。裁
正律度。反以為更俟知音。假如今世遂無知音。則是李照不經
之器。便傳後代。取笑千載。此亦陛下昭然可判議者之大謬也。
臣以為陛下既自明律度。不須更以知音為言。夫知音自古難
得。非獨今也。若世無夔牙。則且當以法自據。雖有清濁高下。其
失不遠。故臣願陛下只將胡援八百一十分之法。詔取上黨
鉅黍。擇其中者。差一二精力宦官。及左右一二信臣。於宮中重
加校定。陛下因以餘暇。親臨制決。悉定求寸。寸定求尺。尺定則
律度量衡四物皆正矣。然後依古法將新尺試以推步。魯景若
合。此一不謬也。試以新管理地候氣。氣候若應。此二不謬也。然
後可以遂班天下。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因之修定雅樂。詔書
今稍知音律經術者。同加討論。事無不濟。然此一事。雖非朝夕

急政陛下能以萬機之暇慮而定之。亦千載不刊之美也。其有先獲古鐘。恐禁中忘記當時遺呈圖樣。今再畫到一本。隨水進呈。

右具如前。臣以儒史為業。合為文辭教啓。又緣臣久在病假。既不獲乞上殿面奏。今來事涉辯論。不敢飾文。語貴要暢。盡事理。不敢直說本末。

祁乞減編磬事。奏曰。准中書送下監鑄編鐘所。李照狀。為乞減編鐘十六為十二事。狀後。就奉聖旨。送修撰樂書馮某等詳定。聞奏者。右臣竊以作樂制器。取象非一。本乎律呂。播為音均。用在極和。要歸協。而短長清濁。遂相損益。諸儒駕說。各自名家。援據經師。資為辨博。較其實至。孰有定論。昔伶倫命律。初無配。後變與樂。唯取克。請究理益深。後人致惑。原聖人立樂之意。豈獨執於一方。金石設懸。屢易

其數目。鐫縣十二。以至編縣二十四。蓋八音之器。因物制宜。歷代相沿。遂多創述。若絃聲一。以至於五十。律聲一倍。以至於三倍。或減半以為得。或備數而無害。變均度典。應和為經。工師常員。雅鄭無辨。不足以備問對。擊考之度。第循其故。獨何曉於是非。周朝極密。使王朴嘗造準。以考聲律。太常實儼和峴。亦經參校。論者以為尺度太短。雅聲過高。自此少能知音。莫傳其業。今止以照素識音律。使校定大樂。照又調合鍾齊。務要和聲。察其用心。良亦精密。且又請改編鐘十二。以為與律數而足。但學者多所未聞。習周官或乃失傳。下議以詢博求。至當。况禮樂之大典。方太平而後備。若並來眾說。則有會禮。取訟之煩。若遽更古法。則有事不師古之戒。臣考視圖載。皆有趣義。願聖上覽其意而定焉。

祁論引武舞所執九器。各有所用。奏曰。臣案武舞六十四人。左執干。

誅歌亦止一時之事。嚴不達鄭。王不入雅。累句庸音商周之風。衰為
安巢。挺亂。正聲無失。或入河海。或淪坑谷。宋興承五運。未流。繼千載
紹業。受命之始。日不暇給。故未皇協律之事。而樂正禮官。又非夙備
故光。制作之懿。久無聞焉。雖薦侑大禮。別製辭曲。然皆襲沿舊體。未
始改為。遂使祖宗耿光。盛烈。幽伏槁簡。天命靡昭。以為神羞。而武穆
文孫。春秋助祭。但習容典。不知王業之艱難。誠可畏也。臣朴野。舊微
不達故實。竊惟太祖武皇帝。推閔位。膺正統。撥亂侮亡。以熙不端。東
纓兵馘。石攘蜀壘。大去荆讎。燮伐番酋。士無離傷。邦用底定。罷諸道
節度。以絕僭萌。收天下精兵。以強京服。太宗文皇帝。鋪敦武旅。遂定
昇汾。分遣良吏。綏靖萬國。敘才懋官。內經百度。平租射籍。以調四人。
殿成讓德。率蘇封禪。肆我真宗。綿休聖功。於時匈奴穿塞。侮畧邊郡。
一歲啓行。射殪名酋。六羸遁去。厥角請罪。然而不念細故。許其歡盟。

休寧北方。于今是賴。而又進妙道。迪靈篇。崇奉高濟。汾河。景光瑞福。
歲。黜翕習。臣所不能盡道。商之發祥。周之監觀。方茲茂矣。然而清廟
詠歌。但紀寅恭。淳濯之細。不推積德累功之本。千品萬官。靡所寄言。
故臣願陛下。萬機之餘。取三聖實錄。撫其武功文德。在民耳目。允祥
極瑞。非人力所至者。鋪蔡發揚。作為歌詩。別詔近侍。畧依生民公劉。
猗那長發之比。裁屬頌聲。使被金石。尚體要而去浮麗。根中和而矯
淺巫。使言質而易曉。理懿而行遠。俾天下昭然。知祖宗造邦濟世之
勤。子孫無滿假怠違之志。臣下有祖述奉揚之美。超唐軼漢。遂躋三
代。寧不盛耶。

祁論太樂署雷鼓靈鼓路鼓。備而不擊。及無三鼓。奏曰。臣案周大司
樂之職。雷鼓雷鼓。奏於圓丘以祀天也。靈鼓靈鼓。奏於方丘以祀地
也。路鼓路鼓。奏於宗廟以格祖也。歷代用焉。著為樂令。然則小鼓為

大鼓先引得作樂之漸。故兩施無嫌也。國朝崇薦郊廟。但各設鼓於樂縣之內。備而不擊。夫有鼓無鼓。於禮已闕。設而不用。在闕尤甚。蓋上祿五代。抗敵失傳。有司持循。罔暇論討。臣以為可詔本署稽舊典。訪遺法。作為三鼗。以備大祭。祭天之際。其鼓若鼗。皆使縣工播而擊之。用諧音節。如此。則器備禮完。神祇來格矣。舊說鼗者如鼓而小。以木貫中作柄。雷鼗柄各四枚。為八面。靈鼗柄各三枚。為六面。路鼗柄各二枚。為四面。旁以結皮為耳。搖之。還自擊也。以通雷鼓。靈鼓路鼓。掌鼓之工。每面一人。左手播鼗。右手擊鼓云。

祁論大樂署有春牘之名。而無春牘之器。奏曰。臣觀景德中。李宗諤所進樂纂。革部中著春牘。其說曰。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作械。樂賓醉而出。奏械。夏以三器築地為之節。三器。謂春牘也。明不失禮也。大五寸。長七尺。短者或三尺。其端有空。漆畫之。以兩手築地。今並於宮

縣舞樂中用。臣比徧問樂工。言初無此器。及責其樂器之籍。則明著春牘。而說與樂纂相符。又景德樂工。于今多在。詰其所以。乃云。太宗諤論著之時。止憑本署簿文。誤著於樂纂耳。臣謹采三禮圖所畫春牘之狀。大畧可曉。然檢覈者。今及舊史。其文武二舞。諸工所用。但有鼗鐸。鐸鏡相雅。干戚。籥。翟等器。不著春牘。則知後人誤采古名。以為空說矣。

祁論等及篳篥和笙。奏曰。臣奉詔與太常。臣燕爾等。圖畫太常樂器。以備程覽。至匏部有竽。及篳篥和笙。共種。案舊說。竽長四尺二寸。三十六簧。宮管在中。形參差。像鳳翼。篳篥十九簧。和笙十三簧。今據太樂諸工。以竽篳篥和笙。皆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但以宮管移徙。左右用為小異。其篳篥和笙。在景德中。李宗諤又奏定二義。管悉貫匏中。今為十九管。臣曾慮於樂署。得鳳笙一種。樂工言此古

器今不可用。推驗形製，力古等也。其長四尺有餘，三十六管，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為鳳飾。其空懸在管外，歲久不治，有管無簧。今但秘而存之，為無用之器。臣以為可募知音者，修復古等，以合正聲。律易當今，署工用所淺俗，恣憑之器，勿令亂雅。并集等以合正聲。律應舊製，傳曰：放鄭聲，謂此物也。

祁論精選太常樂工及募能知音者，備太常官屬。奏曰：昔虞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其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自周以上，胄子出於公卿，聲工皆有明德。其為樂可以道古，其為舞可以動容，故能來格祖考，而和天地。道衰官失，政移諸侯，制度陵借，音曲縵靡。然且晉有師曠，魯有師乙，判南北之風，執商齊之宜，援古驗今，若符合節。其後士人，則漢有京房，魏有杜夔，晉有苕昂，隋有鄭鐸，皆有張文成、祖孝孫，雖不能考正中聲，以

盡善盡美，其推本律呂，有足稱道。自梁訖周，尋亂不厭，猶使王朴實儼緒求墜韻，哀合遺器，累黍定尺，造準寫聲，求七均，叩五音，以成八十四調。儼又著大周正樂一百二十篇，雖廣而不要，雜而無類。苗莠相敗，雅鄭同儕。然禮失脫，求野或有可采，而宋興，達者尚未聞焉。臣謂古之所以為工者，皆精敏之人，後之所以為工者，皆與廝之賤。古之所以總司者，材堪則任，後之所以總司者，常達則遷。樂不達古，責於何有。比來諸工，尤為淆混，或坐區賈子，或力穡農人，苟避乎丁，咸求著藉，未識所習。况責所聞，族居州處，元如墻面，雖誨以六樂，教以二南，亦不能諧神祇，和邦國矣。朝家丕纂，謨烈咸事，俊良必不借才，無容歎德。顧求之任之未至耳。且一日失官，尚及於死，三年廢樂，曾何不壞。古有其人，則樂舉，無其人，則樂息。昔周官盡在，武坐且或失傳。漢準具存，律家莫能取定。又况年禩綿曠，器用淪亡，賢者恥而不精。

鄙夫濫以安處。而望樂正雅頌。奚由致哉。臣願陛下明下詔書。且募天下知音之人。秩以微祿。使備太常官屬。餘其歲限。漫使討論。擇其所長。以備闕典。又按舊令。太常諸工。取年十八以下。姿情可教者。使滿定員。明立章程。以判勤惰。如此。則不過十稔。官修事備。以頌陛下功成作樂矣。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電。風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者。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天意警陛下之深。自初議樂時。臣嘗論新樂非是。其間畫一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

政大臣參詳。臣畫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缺異時。別加制作。

鎮又奏曰。臣近奏國家自用新樂以來。風雨不節。災異衆多。乞且用祖宗時舊樂。已蒙下兩制及臺諫官參詳。及今兩月。未聞奏上。伏緣逐時祠祀。及九月恭謝。皆所施用。不可淹久不決。竊惟衆樂之和。以律與金石為本。故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分。凡律者言十二律也。故黃鐘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積實相通矣。凡律圍九分。則然。今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八律。皆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夷則南呂二律。徑三分。圍九分。無射徑二分八厘。圍八分四釐。應鍾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十二律圍徑不同。則積實損益不通。外之長短有損益。而

內之積實無損益。此律之法非是也。古之鍾有大小。則容受有輕重。故實黃鍾之重二鈞。容二千龠。自二千龠二鈞三分損益之。而十二鍾大小輕重容受殊矣。今之十二鍾一以黃鍾為準。而無容受輕重大小之別。又古之鍾皆圓制而側繫之。所以出其聲也。而今之鍾皆編制。又平繫之。故其聲鬱而不出。古鍾亦有平繫者。然其聲不出。非用之制也。周禮疏云。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按鈴之狀本圓。安其兩角以為鍾。故云如鈴而不圓。今以編為不圓。以似鐸為如鈴。所以聲鬱而不發。此鍾之法非是也。古之磬以一律為之。博二律為之。三律為之。鼓謂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之十二磬皆以六。鍾為律。博九寸。殷一尺八寸。鼓二尺七寸。而無長短之別。此磬之法非是也。律與金石之法非是。樂所以不和也。乞令算官考校十二律積實分損益之數。并臣今狀下兩制及臺諫官一處參詳。所貴

易為曉正。

四年翰林學士王珪上言曰。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况於人手。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祝。敬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夔擊是祝。敬之用。既云下而擊。豈知鳴球與祝。敬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祝。敬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敬。

仁宗時張方平上雅樂論曰。臣聞人函陰陽五行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心術所形。隨感而動。動而無節。則必有淫佚詐偽之心。劫亂暴慢之事。是以聖人立禮以文其外。作樂以理其中。發於詠歌律呂。播

於金石管絃。調雅正之聲。導生氣之和。全其天理。起其善心。而不使邪氣僻情得接焉。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撤樂。士無故不去琴瑟。弦歌雅頌之音。洋洋乎流于族黨鄉州之中。民共聞之。莫不油然而有易直子諒之心。慈愛肅莊之意。是以天下和悅。禮義有序。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其感人之深也。教化治世之要。必本於禮樂焉。及自周衰。王道喪敗。禮壞樂散。諸侯各溺所好。國異其俗。而鄭衛燕趙秦齊楚越淫過凶慢。傲僻促數之聲。作斷棄先王之樂。用變亂正聲。秦漢已還。承習備用。魏晉南北。兵禍煩多。雜之以巴吳。標之以胡羯。耳目熒潰。心志驕放。古者所以興理。後世更用致亂焉。其雅聲金奏。雖世議完補。然登歌下管。既非賓饗所用。崇牙樹羽。徒為備物之設。惟於郊廟擊拊成禮而已。問者伏聞朝廷招集諸生。考正雅樂。蓋國家深惟治本。修起頹廢。上以尊宗廟。下以養風俗者也。臣愚鄙不

達樂意。竊思有以仰贊盛事。少裨景化者。臣聞昔在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至于師。胥。瞽。矇。皆用有道德通教化者。世其官業。通其精義。故能用之祭享。而神鬼格。施之朝廷。而君臣正。展之律呂。而陰陽和。作之庠序。而萬民協。漢氏故得人之盛。而協律在手。濡雅質直之列。又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取二千石至關內侯。適子方為舞者。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臣伏見太常樂工。率皆市井間屠販末類。佞惡汙濁。雜居里巷。國有大事。輒集而教之。禮畢隨散。則其藝安得而精。藝慢三靈。誣黷典禮。豈人君虔奉天地祖宗之意乎。今夫執技以事上者。屠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有翰林之署。其琴。弈。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厚稍。間蒙好賜。照。翮。美。位。朱紫垂章者。並肩于朝。其太樂諸工。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所習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交接天人之具。用則天

子齋戒被法服儀典咸具而後設之。是其於邦國之禮誠重矣。而乃蓄養之至薄。習隸之至簡。曾不得齒乎醫卜雜藝之末。以霑一命之榮。是以人望太常之門。徑趨而過矣。又何暇一傾耳乎鍾磬之音者歟。今幸得朝廷興起古道。較定鍾石。臣謂宜特立太樂署。畧依司天監為之官。次秩序補用。知鍾律之士。以充其選。擇衣冠之後。或設為官廩。若漢太常弟子為立選限。如太廟齋郎室長之制。領屬太常。使專隸習焉。以奉郊廟之饗。以盡孝恭之誠。其天下有學校庠序之所。使得備金石之樂。春秋釋奠行射鄉之禮。則奏焉。以風示天下。化民廣教。則庶乎神人接洽。上下恭順。正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民知鄉方。而人倫清矣。謹論。

蔡襄乞用新樂於郊廟劄子曰。臣伏觀朝奠於郊。且用舊樂。今兩制禮既詳定。聞奏。臣竊以五代多故。大樂論亡。至王朴實儼始加詳造。太

祖皇帝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討論。以影表尺比王朴所定尺。加四分。遂造十二律管。按其聲。下朴所定樂一律。當時雖詔許施行。然未嘗制作樂器。至今所用皆王朴舊物。伏惟陛下紹隆祖考。精意禮樂。博延天下儒者。尋繹絃義。設司制作。垂二十餘年。其實鉅萬。然周禮史記漢書雖有舊說。施於制器。自己不合。迺有兩制。諸儒參議。約古制。減下一律。其功甫就。陛下親御。便坐按閱。侍臣畢。與觀聽。工作精好。聲律和暢。陛下審慎。再令詳定。臣竊謂今奉皇祐累黍尺。與影表尺同。不異古制。一也。減下一律。歌者協聲。近於中和。二也。上符太祖皇帝減下一律之旨。三也。前來諸儒。或有異論。只於形制。大小與緣飾之文。時有異同。至於聲律。本無他說。四也。以四者之明驗。故可用而無疑也。臣聞聖人制禮作樂。皆因時垂法。必以考周舊典。以求古樂。自秦漢以來。其說已亡。况其形制。聲律。豈能

盡傳。幸今所存者畧可依倣。雖不能盡及於古比之今樂。蓋精而聲和。若施之郊廟。肆於朝會。亦一時之盛事。臣見前代諸儒議事未始一定。多亦制決。今南郊甫近。若衆論一有未合。則屏而不設。是陛下二十年精求之心。一旦又復捨去。必天降拒泰。然後定天。此空論也。伏望聖斷。特許施行。

英宗時。張方平請郊祀用新樂事。疏曰。臣前承宣召崇政殿覲新樂。近又聞聖旨。以將來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詳定。伏以後周律本五。朴實儼之所考正。朴既人傑。儼亦通儒。制作所傳。必貫精義。按朴疏。古自秦而下。旋宮聲廢。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唐太宗用祖考孫。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唐末之亂。二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梁及後唐。晉漢

缺壞尤甚。至于十二鑄鍾。不復通其音律。軌猶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具儀而已。然竹匏土。僅有七聲。雖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泯絕。世宗臨視鍾虡。患雅聲淪替。乃命竇儼考詳八音。粗加和會。以朴通於律曆。宣示古今樂錄。令加討論。朴遂依周法。以秬黍定尺。作律準十三絃。分寸設柱。以準十二管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旋宮之聲久絕。由朴而復出。遂命太常按習。國初因之。後太祖以雅樂聲商。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審詳其理。峴言。王朴黍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創新尺。并黃鍾九寸管。命工人品。按其聲。果下於王朴所定管一律。遂重造十二管。取聲自此。雅音和暢。景德中。御史上言。太常樂器多損。音律不調。光皇帝命李宗鈞考較課習。既而親臨閱之。亦先以律準定鍾石。自是樂府寔有制度。陛下自景祐已來。講求樂

事于時李照華各率所見議論不經。製作乖方。尋亦廢罷。聖心深惟
治本以禮樂為大事。故孜孜訪遠。必欲盡其精要。考音制書。蓋已詳
備。在周王朴雖造律準。畧定八音。亦時世宗方經畧四方。用干戈征
伐。日不暇給。蓋但編次舊器考擊。祖譜會而已。藝祖詔和峴重定律
尺。亦未嘗有所改造也。今陛下既合眾議。新作金石。試之廣廷。聲律
又協。此乃藝祖之遺意。先皇之遠懷。夫又何疑。成而不用。夫樂本於
人心。成聲於物。聲既和。而反感於人心者。也。先王以是交人神。變風
俗。其用大矣。然歷代之審音者。常鮮其人。又聲音之妙。非淺學所及。
應於耳而通於心。然後能達其精微之致。儒生學者。按文泥古。踟於
形器制度之間。而不能知律呂本於自然之道。音官藝人。記其搏拊
節奏之序。而不能知教化之原。臣往年嘗蒙宣示樂府要畧。竊以蒙
昧。妄為注解。即知聖心之於樂律。通達本於天。綴也。外廷諸臣不足

以仰望清光。預制作之議。分郊祀日近。乞命太常勅工人。按律新器。
使益精習。用之禮天地。薦祖宗。以伸陛下之孝誠。則積年之勤。亦不
虛設。無煩過事。謙損。以稽臆節。

神宗元豐二年。太常禮院主簿楊傑上言大樂七事。一曰歌不永言。
聲不依詠。律不和聲。謹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歌以永詩之言。五聲以依歌之詠。陽
律陰呂以和其聲。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然後神
人以和也。若夫歌不永言。聲不依詠。律不和聲。八音不諧。而更相奪
則神人安得和我。且金聲者。容。失之則重。石聲温潤。失之則輕。土聲
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
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
氣。而有中和之聲。是以權量。以青。使無重輕高下。洪細長短之失。故

古者升歌貴入聲。八音律呂皆以入聲歌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畢
未末可以適其聲。如大書四聲之聲。律呂最為和協。南今天歌者。或誦
一言而盡及數律。如正安由五。或律。或章句已闕。而樂聲未終。如
安由大五。樂之聲。無茲所謂歌不永言也。伏請節裁頌聲。以一聲歌
一言。遵用永言之法。且詩言人志。誦以為歌。五聲隨歌。故曰依詠律
呂協奏。故曰和聲。先儒云。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寓音。樂本效人。
非人效樂。此之謂也。今祭祀崇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
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伏請詳定大樂。以歌為本。律必和聲也。
二曰八音不諧。鍾磬簫關四清聲事。謹按虞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
儀。蓋虞樂之成。以簫為主也。商一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商樂和平。
以磬為依也。周官鍾師掌金。瓦。氏樂事。以鍾鼓奏九夏。五周樂合奏。
以金為首也。是鍾磬簫者。樂之正宗。為聖帝明王之寶。所貴。數十有

六。其所由來尚矣。漢得古磬。十六於捷。為郡。鄭氏注周禮。編鍾編磬。
及大周正樂三禮圖。編鍾編磬。簫並以十六為數。示天子之樂用八。
鍾磬簫倍之。以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也。
本聲重濁。應聲輕清。本聲為君。父。應聲為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
又曰子聲也。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來。鍾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
而無應。有倡而無和者。四十餘年矣。八音何從而諧耶。今樂室其管
管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律呂之應聲。用之已
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考古制。依樂室例。用編鍾編磬。簫之四子聲。
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事謹按大司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八音雖異。其所以應律則一也。故樂奏一聲。諸器皆以
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之
謂也。今天樂
之作。琴瑟頌篪。笛簫笙阮。箏筑。秦一聲。則鈔鍾特磬。編
鍾編磬。連琴

三聲。戾於衆樂中聲。最煩數而掩聲衆器。求其所謂無相奪倫。亦
難哉。伏請詳定大樂。其鈔鍾。符磬。編鍾。編磬。並依衆器。即奏不可違
擊三聲。所貴八音。無相奪倫。四曰舞。不象成。謹按樂記曰。夫樂象成
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王昔者周
召之治也。又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周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大武之舞。六成
象周德之成矣。國朝以謙德。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舞武舞。其
於武舞也。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矣。二變象上黨克
平。所向宜北矣。三變象維揚之瓜分。所向宜東南矣。四變象荆胡未歸。
所向宜南矣。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矣。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
宜北而南矣。今夫舞者非止。致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或德差
失其所向。而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故曰舞不象成也。伏乞參考樂

記象成之文。詳定二舞容節。及改正所向。以稱成功。或德。五曰樂失
節奏。謹按孔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始作翕如也。始作翕然如衆羽之合。繼之純如
也。節奏明白。皦如也。繹如也。其緒之不窮也。夫然後成。今大樂之作。聲
不齊一。節奏混殺。往來無叙。曷聞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者乎。伏
請稽考孔子之言。詳定大樂節奏。六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謹按大
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
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
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
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夫金石衆作之
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
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也。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

春享祖廟。不奏無射。秋享后廟。不歌小呂。既不能奏律歌。呂順陰陽之合。以格上神。而又無專祀四望山川。用樂之制。則何以質真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故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也。伏請依周禮分樂之序。以奉祠事。七曰。鄭聲亂雅。謹按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惧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楊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又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今雅樂古器。非不存也。太常律呂。非不備也。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耶。伏請審調太常鍾。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於雅也。今著大樂十二均。固一卷。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本宮樂章一首。附于篇。以圖考聲。則雅鄭昭然別矣。

傑上堂上。鍾磬議曰。准中書劄子。節文詳定郊廟禮文。所詳定。伏請每遇親祠宗廟。歌者在堂。更不兼設鍾磬。宮架在庭。更不兼設琴瑟。匏竹更不實之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乞依此正之。有司攝之。准此。謹按虞書曰。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有虞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擊石拊石。此有虞堂下之樂也。正義曰。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亦玉磬也。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按郊特牲云。歌者在堂。貴人聲也。左傳曰。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無鐘磬者。諸侯祭不備也。是知堂上象。謂肆之治。堂下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八音各備。而互見之。不可闕也。又按禮曰。升歌清廟。詩曰。清廟祀文王。此有周堂上之歌也。大司樂。路鼓。鼗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入鬼

可得而禮矣。此有周廟中降神之樂也。降神之樂既有獻之琴瑟則
宮架內琴瑟不可去矣。所有祀部及有司攝事伏乞壇殿之上依舊
設鍾磬。其宮架下降神之樂亦乞依舊設琴瑟。其匏竹不實於牀。即
乞依禮文所奏請。

傑奏請太廟殿上鍾磬狀曰。右臣伏聞聲音之道與政通。堂上之樂
所以象宗廟。堂下之樂所以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用樂
雖殊。八音克諧。各不可闕。其實一也。今太廟之樂。堂下具八音。萬物
之治可謂周矣。堂上之樂。則闕鐘磬。在宗廟朝廷之治。八音有所未
備焉。臣職在禮樂。不敢不言。謹按禮曰。鍾聲鏗鏗。以立彌。詩曰。至和
且平。依我磬聲。是知樂之彌令。自鍾聲而立。樂之和乎。依乎磬聲。則
鍾聲安可闕哉。臣昨蒙睿旨。提轄脩製朝會殿上玉磬。曾於去年具
奏乞依舊書。受擊鳴球之義。候玉磬成日。先用之於太廟殿上。以備

陛下稽古奉先之志。尋蒙付外。未奉朝旨施行。今雖玉磬未成。伏遇
春陽發生之時。太廟孟享之日。欲乞出自聖斷。依古復用殿上鍾磬。
所貴發揚至音。誦令衆樂。以格祖考。以致和平。上自朝廷。下及萬物。
咸被福祐。臣不勝大願。

三年。秘書監致仕劉几等上奏曰。臣等伏見太常大樂鍾磬凡三等。
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援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
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
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
皇祐中。胡援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鍾
成。或議其聲弁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
若用王朴樂。鍾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鍾磬清聲。乃可用。蓋驗
王朴鍾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鍾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

之黃鍾正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鍾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編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最者便容。而能永其和。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鍾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為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聲。俾眾樂隨之。歌工無清聲以詠之。其聲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考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則定從而別制。

神宗時大司樂劉易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克。四時之禁未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高則刑。用官則戰。故春禁宮高。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

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散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麗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在所頒。則協氣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侍御史陳襄上疏曰。臣謹看詳古者先王用樂。皆有上下之節。為虞書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注。舜廟堂之樂也。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注。堂下樂也。曰。笙鏞以間。注。間。迭也。謂二者迭奏也。曰。籥韶九成。注。籥。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凰。言其樂之盛也。周之樂。其

節亦有四焉。曰升歌。曰下管。曰間歌。曰合樂。儀禮燕禮鄉射禮有工歌鹿鳴笙入奏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合鄉樂闌睢鵲巢皆三終是也。大射禮則有升歌下管而無間歌合樂。鄉射禮則有合樂而無升歌下管。間歌用於射而其樂故畧也。燕禮鄉飲禮四節備者主於君臣之會。賓客之交。故其樂備。鄉飲酒禮曰合樂於周禮曰大合樂者天子諸侯禮故有間矣。曰大者又加備爾。王者以樂致鬼神示宜其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合而奏之無所遺也。故樂之序。歌者在上方琴瑟和之。貴人聲也。吹者在下方。金石次之。貴人氣也。工歌作而後匏竹與匏竹與而後播鼓鼗擊鍾磬以應之。故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今者升歌堂上。乃設編鐘編磬二於前。盥以亂人聲。匏竹列於堂下。而歌者乃坐于鍾磬之間。失上下之序矣。皇帝升降裸鬯受嘏。則止用登歌。而宮架不作。迎神送神沃盥復位酌獻。有司薦俎。則止用宮架。而工不登歌。又皆戾於古矣。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注為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又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釋者云。鍾中得奏九夏。謂堂上歌。堂下以鍾鼓應之也。周禮內宰注為徹之禮。當與樂相應。孔穎達云。天子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明薦徹皆用升歌而已。餘樂不作也。若迎神之樂。則周禮大司樂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其奏九變。及分樂而序之。以享先祖。則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伏請宗廟之樂。皇帝升降沃盥裸鬯酌醴受嘏復位。凡行步之節。並升歌堂上。而下以鍾鼓應之。如奏肆夏之儀。有司薦徹。則惟用升歌而已。其迎神之樂。九變。宮用鍾。歌興安之歌。舞文德之舞。猶大司樂九德和之以琴瑟。播之以鼓鼗。送神亦如之。送神樂雖不經。如今制一成可也。若三獻之

樂雖不經。如今制一成可也。若三獻之

禮則奏無射。歌夾鍾。舞文舞。其樂皆一成。猶周舞大武。惟為腥之後。則備上下之奏。陳功德之舞。如太。翻太。宗。文。武。舞。其樂六成。庶合乎舞之蕭韶。周之大合樂也。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不用教伶官為舞郎。疏曰。臣聞樂以象德。舞以明功。前古尚矣。三代之盛。憲章繁縟。載在傳記。可得而詳。其屈伸俯仰之容。疾徐進退之節。皆所以發揮當世之勳烈。而昭示無窮也。恭惟本朝制作。文典大備。而天地宗廟之祀。所用八佾。尚以教坊伶人為舞郎。非極盡虔敬之義。臣愚伏望特詔禮官博士講求。漢唐以來典故。裁量其宜。定舞郎之制。勿以教坊伶人濫充其數。徽宗崇寧七年三月。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舞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

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鈔。無鍾。鳴其細也。細鈞有鍾。無鈔。昭其大也。然則鍾大器也。鈔小鍾也。以宮商為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鈔以鳴其細。而不用鍾。以角徵羽為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鍾以昭其大。而不用鈔。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鈔鍾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鈔鍾。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為一器。復於樂架。編鍾編磬之外。設鈔鍾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蓋鈔鍾猶之特磬。與編鍾編磬相湏為用者也。編鍾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矣。復為鈔鍾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鈔鍾。止設一大鍾為鍾。一小鍾為鈔。一大磬為特磬。以為衆聲所依。詔可。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

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巳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鍾也。黃鍾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鍾為正聲。又以一黃鍾為中聲。則黃鍾君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鍾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鍾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為黃鍾。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呂巨聲。僭竊黃鍾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鍾為正聲。易大呂為中聲。黃鍾是帝律。所起黃鍾。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呂。為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為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用。欲乞廢中聲之樂。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刊正訛謬。著於

樂書。詔可。

徽宗時。李復上議樂疏曰。臣聞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此王者甚盛之舉。天下熙洽。人心悅豫。發為和聲。因其人聲之和。而播之八音。又形容其成功之象也。三王不相沿樂。豈苟為異哉。治世成功。各不同也。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豈易知乎。三代之樂。亡已久矣。唐貞觀中。命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正。粗而未備。後累經喪亂。其器與書。今皆不傳。載籍所言。雖皆以黃鍾為本。上生下生。隔八相生。及其律管徑寸短長。但糴和耳。有能遺其舊說。脫然識其聲別。其音者。未之聞也。夫黃鍾。律之始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而損益之。此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之總。乃相旋為宮之法也。萬物動皆有聲。若造樂精微之妙。凡聞其聲。則知是何音。合何律。是為正音。是為變音。是為清。是為濁。如此方為知音。可以議樂矣。近者陛下有詔。

遷官定樂。又博求前代之器。夫前代之器。各一時之用。若得漢唐之器。乃漢唐之樂也。若得魏晉之器。乃魏晉之樂也。且欲求為多見。則可矣。遂以用為今日本朝之樂。恐未然也。晉之荀勗。取牛鐸為黃鍾。出於獨見。果合於古乎。樂之作。欲動天地。感鬼神。自漢以還。未之聞也。朝廷昔嘗定樂矣。陛下以謂未盡美善。亦不能形容祖宗之功業。而又本朝運膺火德。獨祉音未明。此固當重為考定也。今聞衆議。又只依往昔糟粕而製器。此安足以副陛下所降之詔意。夫知音者。聞之於耳。得之於心。自不能傳之言。遇其應於心。方可默契。祉音太南方之音也。火性炎上。音當象之。乃欲就其下而抑之。恐非也。臣願詔天下廣求。天性自能知音者。敦遣令赴議樂所。多方以試之。是誠不謬。共為講論。庶幾其可矣。若徒以舊說。尺寸長短。廣狹重輕。而製器。此工匠皆能為之矣。何足以為樂乎。臣愚見如此。惟陛下擇之。

高宗時。布衣韓駒上疏曰。樂壞久矣。昔漢有制氏者。獨能記其鏗鏘而已。是時去周末幾。而士大夫已制氏之不如。然尚有一宿工。以傳先王器。自是先王之器。匿不復見。士不得聞鏗鏘。况能識其義乎。既不能識其義。又何知其成也。且自先王之時。民已不勝其自欲媮放之心。然自注其聲者矣。未有亂其器者也。其為注聲。蓋亦由乎莞磬琴瑟之中。出焉。尚且有禁。後世乃始增為鞀。擊缶吹竽。撻鼓之戲。始亂樂之器矣。其萌芽時。或自閭里。或自夷狄。至其寔變。則邦國亦用焉。又其為器愈陋而愈工。愈工而愈濫。斯民之不復古意。狂斯乎。永言前載。每用憤歎。豈圖今日親逢韶濩之作。夫其目厭乎陋器。耳熟乎哇聲。驟而示之正樂。庶大怡愉。高明博備。固已茫乎。若一游虞庭。而入闕里也。昔之記者。以為牙曠之屬。能使鳥魚下上。始徒以為虛語。乃今驗其然耳。矧今之樂。本明天子自興神物。以為之制。豈但牙曠之所為哉。士雖耳剽目淺。比之鳥魚。亦靈甚矣。

玩而習之。將必有成於樂者。顧非愚之所能也。雖然攝衣勺酒。受業君子之塗。亦得議其畧矣。夫子有言。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孟子亦言。樂則生。生則烏可已。古之樂。其器朴。其聲簡。文侯以之而坐寐。而仲尼以之較肉。者意必有朴而文。簡而微者焉。士與乎此。則其精微獨得於心。見於外者。不過手舞足蹈而已。其妙萬物之學。豈可紙一語哉。此明天子之所造也。幾於成矣。然猶未也。夫以顏子之賢。必不惑於鄭聲。而夫子使之放。懼其易以惑也。士安得人人如顏子。然而入宮。則聞正樂。出宮。則聞哇聲。其能成也希矣。其能成而久。又愈希矣。要使丘并田野。賓婚禱祀。率用是樂。向之陋器。一掃蕩之。則士無所易惑。得以養心盡性。而極於道。徐出其學為聖時之用。無不可者。愚終不足以與此。祕書正字張孝祥乞更定太常樂章劄子曰。臣恭惟陛下飭躬齋積。祇覓郊廟。靡愛圭幣。懷柔百神。獨聲詩之薦。未稱明德。伏觀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為敘。則有詳畧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連語而弗協。三歲之親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真宗仁宗。寔始親製。薦樂章。所以申景鑠。宣至和。假三靈之驩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臣翰苑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進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適臣。取允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標別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機之暇。用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禘親祠所用。駁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裒為成書。下之太常。以俟來歲郊見。奏焉。庶幾中興追繼。韶勺施之無窮。

金章宗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記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為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

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黃巢之亂。樂縣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亦以周法。鑄鍾編鍾。虜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未定律。識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作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援改造。一律。或謂其聲愈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鍾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為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造鍾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弘等以謂近古合宜者也。今最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耻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為尺。使衆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為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蓋今之鍾磬。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鍾辰磬。自昔數缺。宜補辰鍾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為二十四。漢上曰嘗觀宋人論樂。以為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

右統言樂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from the 18th or 19th century, is written on a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with some words appearing to be "LA...". The handwriting is somewhat fad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The page is part of a bound volume, with the binding visible on the right edge.

聖